大宋新譯三藏聖教序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製

轂

大矣哉我佛之教也化導群迷闡揚宗性廣博宏辯英彦莫能究其旨精微妙說庸愚豈可度其源義理幽玄眞空莫測包括萬象譬喻無垠綜法網之紀綱演無際之正教拔四生於苦海譯三藏之祕言天地變化乎陰陽日月盈虧乎寒暑大則說諸善惡細則比於恒沙含識萬端弗可盡述若窺像法如影隨形離六情以長存歷千劫而可久須彌納藏於芥子如來坦蕩於無邊達磨西來法傳東土宣揚妙理順從指歸彼岸菩提愛河生滅用行於五濁惡趣拯溺於三業途中經垂世以難窮道無私而永泰雪山貝葉若銀臺之耀日歲月煙蘿起香界之自遠巍巍罕測杳杳難名所以道資十聖德被三賢至道起於乾元衆妙生乎太易揔繁形類竅鑿昏明絕彼是非開茲蒙昧有西域法師天息災等常持四忍早悟三乘翻

貝葉之眞詮續人天之聖教芳猷重
啓運偶昌時潤五聲於文章暢四始
於風律堂堂容止穆穆輝華曠劫而
旨埶重明玄門昭顯軌範而彌光妙
法淨界騰音利益有情俱登覺岸無
成障礙救諸疲羸冥昧慈悲浩汗物
表柔伏貪佷啓滌昏愚演小乘聲聞
合其儀論大乘正覺立其性含靈悟
而蒙福藏教缺而重興幻化迷途火
宅深喻雖設其教不知者多善念生
而無量潛臻惡業興而隨緣皆墮調
御四衆積行十方澍花雨於金輪護
恒沙於玉闕有頂之風不可壞無際
之水弗能漂澄寂湛然圓明清淨之
智慧性空無染妄想解脫之因緣可
以離煩惱於心田可以得清涼於宇
宙朕懇非博學釋典微闕豈堪序文
以示來者如麼螢爝火不足比之於
皎日將微毫量海未能窮盡於深淵
者哉

繼作聖教序

御製

高明肇分三辰方乃序其大厚載初

佛說護國經

定萬彙於以發乎端清濁之體既彰
善惡之源是顯然後以文物立其教
以正典化其俗利益之功同歸於理
於是乎像法來於西國眞諦流於中
夏洞貫千古眞實之理無以窮囊括
九圍玄妙之門莫能究言乎妄想則
五蘊皆空現乃眞容則一毫圓滿廣
大之教豈能紀述者哉伏覩
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法性周圓
仁慈普布化蠻貊則萬邦輻湊躋蒸
民於仁壽之鄉崇教法則四海雲從
惠蒼生於富庶之域見尊經之浩汗
設方便以救沉淪知法界之恢宏行
精進而攝懈怠乃擇其邃字挍彼眞
文命天竺之高僧譯貝多之佛語象
管翻成於金字珠編復置於琅函龍
宮之聖藻惟新鷲嶺之苾芻仰歎由
是三乘共貫四諦同圓盡苦空眞正
之言顯祕密精研之義讚相相乎實
相論空空乎盡空華嚴之理合軌轍
金像之教同規矩朕纘嗣
丕構恭臨寶圖常翼翼而撫兆民無
兢兢而守

佛說護國經 第三張

先訓以至釋典尤未精詳諒其幽深
先皇帝 大闡真風高傳佛旨興前王
之墜典振覺路之頽綱欲旌天造之
功庸用廣
聖文之述作請了製序繼聖敎焉自
聖考上僊追號罔息政事之外何暇
經心今已禫除思臻微奧雖幼承
慈誨柰夙乏通才焉窮乎法海之津
涯莫造乎空門之閫域略敷大意以
徇輿情踰涔不足擬浴日之波尺箠
豈能量昊天之影聊述短序以紀聖
功者焉

佛說護國經

西天譯經三藏朝奉大夫試鴻臚卿明敎大師臣 法賢奉 詔譯

如是我聞一時世尊在俱盧城出遊
化利漸漸至于覩羅聚落與大苾芻
衆安止其中時彼聚落有婆羅門大
長者等互相議曰此大沙門瞿曇棄
捨王位出家爲道果滿圓明名稱普
聞即是應供正等正覺明行足善逝
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於天魔梵沙門婆羅門人及非
人等界以自行願成等正覺流大悲
心宣說正法初善中善後善文義深
遠純一無雜具足圓滿梵行之相如
是具足最尊最上我等若見共獲善
利是故我等當詣佛所瞻礼稱讚衆
共議已同往佛會到佛所已有礼佛
者有但合掌者有種種稱讚者如是
之衆礼讚既已各坐一面
介時世尊為衆說法令衆心悅發大
道意時彼婆羅門大長者等聽受法
已咸皆忻悅發大道心即從座起合
掌向佛種種稱讚礼佛而退
介時會中有大長者名曰護國戀慕
佛故不離法會作如是念我所聞法
堪可依憑必成正覺我若在家永處
輪迴佛難值遇以信出家為求出離
是故我今離諸放逸發大精進依佛
出家淨修梵行我當志願剃除鬚髮
而被法服是時護國長者作是念已
即從座起前詣佛所頭面礼足合掌
向佛而白佛言我從世尊獲聞正法
猒輪迴苦起信樂心是故我今求佛出

蕪

家唯願世尊攝受於我佛言護國汝
信出家父母聽不護國荅言不也世
尊父母不聽佛言護國父母不聽不
得出家護國復白佛言世尊雖父母
未聽我當求請堅令聽許佛告護國
如汝所願今正是時
尒時護國長者稟承佛旨礼佛而退
還歸其舍白父母言父母慈念願聽
我言我於佛會聞佛說法其所聞法
我悉了知即起正信樂欲出家唯願
父母當聽許我是時父母告護國言
汝樂出家當求何利復有何得而求
出家汝若出家勿為求匃而活命耶
汝應當知我今財賄珍寶無量汝但
在家捨財作福當受富樂何須出家
如是父母善言誘勸是時護國又復
白言父母當念我猒輪迴棄捨世榮
志求出家唯願聽許如是護國再三
求請是時父母又復告言汝所堅念
志求出家勿為求匃而活命耶我家
庫藏金銀珍寶眾多無量汝但在家
捨財作福當受富樂何須出家如是
父母二三誘勸是時護國又復告言父

母若不聽我從今已往誓不飲食乃
至命終發誓願已即絕飲食是時護
國衆多知識聞是事已即時共詣護
國長者父母之所咸共白言長者主我
等皆聞汝子護國愛樂出家彼雖志
求汝不聽許我知汝子然愛富樂求
道心堅今不聽許逐憂苦將趣命
終當令汝起愛别離苦是故汝等宜
應聽許隨彼出家時長者主見子知
識志意求請即聽出家是時護國衆
多知識受其父旨即詣護國而告
曰護國當知今汝父母已聽出家是
時護國受父母旨歡喜踊躍即詣父
母拜辞而出還至佛所到佛所已頭
面礼足合掌一面而白佛言世尊今
我父母已聽出家願佛慈悲垂哀攝
受而為苾芻
尒時世尊告護國言善哉善哉今正
是時為汝攝受是時護國鬚髮自落
被袈裟衣成苾芻相修持梵行除彼
放逸離諸憂惱心自調柔證法清淨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
後有是時尊者護國得漏盡已於十

夏中依止於佛滿十夏已著衣持鉢
前詣佛所頭面礼足合掌一面而白
佛言世尊我本生居覩羅聚落棄捨
諸親以信出家我今思念欲還本處
親近眷屬願侯佛言
尒時世尊知尊者護國心意所欲又
觀護國其心志固欲廣利益況昔在
家常離諸欲如是觀已即告之曰尊
者護國今正是時可從汝意
尒時尊者護國受佛旨已歡喜踊躍
繞佛三匝頭面礼足辭佛而退還本
生處經遊次第到本聚落時經宿已
於其晨時著衣持鉢次第乞食至於
本舍見一女人在舍門外持滿器食
而欲棄擲尊者見之告彼女人曰汝
無慚愧勿棄於食豈如施我置於鉢
中當獲利益是時女人聞尊者語心
生鄭重即施其食置於鉢中尊者受
已詣大樹下敷座欲食時前女人作
如是念是我主子尊者護國是時女
人作此念已即詣長者主所白長者
曰適在門外見長者子持鉢乞食詣
大樹下敷座欲食時長者主聞是事

已心大歡喜即問女人言如汝所說
是事實不女人荅言是事實尒是
時長者速出本舍往大樹下旣到彼
已實見護國在彼欲食即吿之曰我
子護國捨離本家客遊於外如是經
歷復至聚落不入本舍是義云何時
彼護國即荅父言我沙門法儀式如
是入於他舍非我所宜時長者主扶
持護國還於本舍旣到家已敷座令
坐時護國毋前詣子所愛念心切毋
三慰問告護國言我子云何堅意出
家汝所出家今有何利復有何得正
為求匃而活其命是故汝今不復離
家捨財作福當受富樂是時慈毋設
諸方便留戀於子不能別離復以金
銀種種珍寶積尊者前告於子言我
子當知如是我有廣多財寶今我與
汝何況父財而復無量以是義故何
得出家汝今在家捨財作福受諸富
樂是時尊者白於毋言慈毋當念是
多金銀種種財寶諸過之本作此言
已車載擔負集於洞內復白毋言慈
毋當念如是財寶由貪戀故從此為

因生諸過失而致患難謂水火王賊
惡子等難生如是等種種壞苦了此
苦因不從其母時護國母戀子不捨
復設方便作如是念子在家時所有
妻室當令莊嚴珠寶飾身來護國所
悅可子心作是念已詣其妻所而告
之言汝夫護國昔在家時所有愛樂
珍寶瓔珞莊嚴之具汝今莊嚴往護
國所悅可其意時護國妻受其命已
以衆寶具即時莊嚴詣護國所到彼
白言長者子汝意云何所持梵行莫
為求天女不護國告言不也大姊我
持梵行為求道果如汝所說是義不
然時護國妻聞呼姊聲即變容色負
慚而退
尒時護國尊者作如是念食時欲至
即白父言長者有何飲膳施於我食
是時父母親持上味種種飲食供施
尊者是時尊者飯食已訖洗鉢収衣
敷座而坐乃為父母宣說正法令起
悅心而生道意復以神通住虛空中
說伽陁曰
觀此畫色像　以衆寶莊嚴　愚迷所執著

佛說護國經　第十張　毅

畫

智者常遠離　貪欲如縄索　能縛於世間
愚者所迷惑　智者常遠離
是時尊者説伽陁已從空而降還大
樹下安止而住
尒時有王名曰俱盧獵騎幸遊外將近
覩羅聚落之側侍臣奏曰大王當知
此聚落中有長者子名曰護國眷屬
廣多財寶無量棄捨出家王聞是事
即問聚落人曰卿等此處有長者子
名曰護國棄捨親屬而為出家是事
實不時聚落人即奏王曰大王當知
是事實尒護國尊者在邑聚落一大
樹下常持梵行我等人民親近供養
王聞奏已即往彼處聚落之中詣大
樹下尊者所止是時尊者遥覩來命
見俱盧王來詣我所即從座起進步
王前白如是言大王善來此之境界
王所統領今請大王往彼樹下就於
我座時王荅言護國我意如然欲往
汝所就於汝座護國復言王意如是
故我請王是時彼王同與尊者至大
樹下就座而坐
尒時大王告護國言有四種法由是

四法而求出家其四法者一知親屬
二知富貴三知病四知老是爲四法
云何知親屬謂若有人眷屬廣大而
忽散滅此人作念我之眷屬朋友知
識皆已散滅唯已孤煢我當出家此
人了知無親屬故而求出家今汝護
國眷屬廣大亦非孤獨不能了知何
爲出家又復云何名知富貴謂若有
人先有財寶是大富者而後竭盡貧
苦隨生以貧窮故而作此念今貧窮
故而作此念今貧窮苦我當出家此
人了知以貧窮故而求出家今汝護
國財富無量亦非貧窮不能了知何
爲出家又復云何名知病苦謂若有
人久寢於疾無能救療作如是念我
此疾病深可痛苦是故我今當求出
家此人了知以病苦故而求出家今
汝護國少病少惱亦無憂苦不能了
知何爲出家又復云何名知老朽謂
若有人者年衰邁作如是念我今老
朽於諸富樂不能復利是故我今當
求出家此人了知老朽不任而求出
家今汝護國盛年少壯未受諸樂不

能了知何為出家護國當了如是四
法乃可出家我今復問護國汝何見
聞而為出家
尒時尊者答彼王言大王當知有四
種法而求出家何等為四謂老病愛
死變壞非久名老疾苦無療名病無
所猒足名愛捨盡諸境名死如是四
法我佛世尊善了善見我亦從佛親
見親聞我因此故發大信心而乃出
家王言尊者如前略說我未能了唯
願尊者為我廣說令我開解是時尊
者聞王言已告彼王曰大王甚善如
汝意願我當為說王言尊者變壞非
久為老是義云何尊者答言大王於
意云何若人從年二十三十滿四十
時所有色相身力舉動進止是人云
何王言尊者人從二十滿四十時具
大色相身力壯盛進止勇健諸所施
為自謂無等若至耆年朽邁無堪色
相變易身力劣弱進止衰敗尊者告
言如王所說是為老相變壞於世大
王當知此即我佛說第一法又佛世
尊善了善知善說此法我亦見聞於

此正法愛樂志求信心出家時彼王
言護國尊者我亦於此慶遇正法愛
樂志求
又復王言護國尊者去何疾苦無療
名為病相尊者荅言如人有大財寶
及諸親眷其數無量於意云何是人
寢病受諸苦惱彼之親屬及諸侍從
還有代其受苦惱不王言不也護國
人若寢疾獨受諸苦無有代者亦無
救療尊者告言如王所說無代無救
是為病相此即我佛說第二法又佛
世尊善了善知善說此法我亦見聞
於此正法愛樂志求信心出家時彼
王言護國尊者我亦於此慶遇正法
愛樂志求
王復問言尊者云何無所猒足而名
為愛尊者荅言大王於意云何王是
富者國土城邑乃至東南西北所有
人民居王所統皆是大富王言尊者
如是如是尊者復言大王所統國城
聚落如是大富設或有人泛海而來
白大王言我見其國城邑廣大人民
熾盛金銀珍寶奇異諸物象馬兵從

其數無量大王聞此於意云何王言
尊者我聞是事若不自往即遣使討
彼載以珍寶諸物益我庫藏時尊者
言大王此無厭足是名為愛此即是
佛說第三法又佛世尊善了善知善
說此法我亦見聞於此正法愛樂志
求信心出家時彼王言護國尊者我
亦於此慶遇正法愛樂志求
王復問言尊者云何捨離諸境而名
為死尊者答言大王於意云何我見
有大珍寶是大富者彼人捨於此界
而生他界所有珍寶能持往不王言
不也尊者復言大王於此世中捨諸
愛境生於他世是名為死此即是佛
說第四法佛善了知善說此法我亦
見聞於此正法愛樂志求信心出家
王言尊者我亦於此慶遇正法愛樂
志求
尒時尊者復告王言我於是義欲重
宣說汝應善聽王言甚善願樂欲聞
是時尊者說伽陁曰
我見世間人　貪愛而積聚　因財故得難
轉增於諸欲　王主領國邑　廣闊抵海邊

如是尚無猒　而復伐他國　世間諸衆生
由貪愛故滅　憂惱生悲泣　嗚呼何速滅
如人聚財寶　返為火所燒　衆生亦隨業
所作而受報　財富不延命　亦復不免老
貧富者皆滅　尊幼悉無常　病不擇勇健
亦不擇尊幼　皆由貪愛故　是不免無常
譬如人竊盜　返為自損傷　如是見世間
自造諸惡因　如菓熟自落　老少壞亦然
歡悅意作業　苦惱而受報　時世愚癡人
作業不自覺　或生於他世　因憎愛得苦
胎中若命盡　何人能救護　設復親知友
命盡何能救　欲能壞能縛　生苦增諸怖
見世間幻法　是故我出家
爾時俱盧大王聞尊者說伽陁已歡
喜信受而復白言護國尊者能善出
離是故我今歸依尊者護國告言大
王勿歸依於我我所歸依是佛世尊
及法僧衆王當歸依王言如是如是
我今歸依佛法僧衆盡形受持優婆
塞戒是時大王作誓願已礼奉尊者
還復王宮

佛說護國經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雕造

佛說護國經　第十張　[illegible]

中

[illegible]